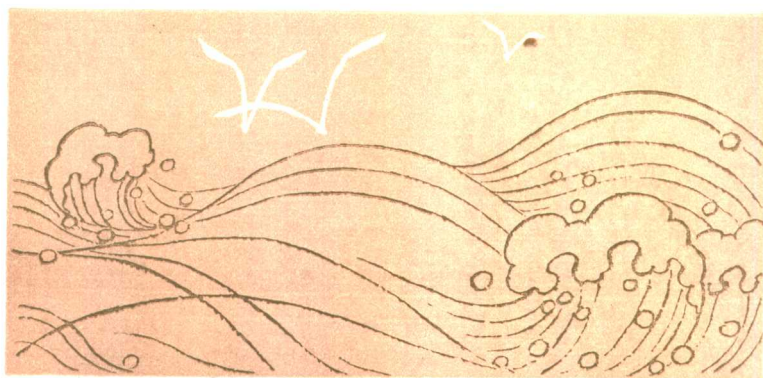




峥嵘岁月

ZHENG RONG SUI YUE



湖南人民出版社

峥嵘岁月

第一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长沙

•

峰 蝶 岁 月

第 一 集

本 社 编

责任编辑：肖屏东 黄鹤逸

装帧设计：曾东凡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0年3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2次印刷

字数：117,000 印张：6.625 印数：5,001—8,700

统一书号：11109·136 定价：0.65元

出版说明

《峥嵘岁月》是一个发表革命回忆录的不定期丛刊。这是丛刊的第一集。

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老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现在他们年事已高，在他们的晚年，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写成革命回忆录，给后代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他们写的回忆录，从不同的侧面，记述革命斗争的光辉业绩，讴歌革命先辈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斗志和无私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这对于我们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学习党史，深刻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都有重要作用。为此，我们怀着敬意，将他们撰写的革命回忆录陆续编辑成册，奉献给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

本丛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务求作品内容真实，史实准确。所发表的文章，以反映湖南境内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革命历史事件、革命人物为主；也选用和湖南有关的其他地区的重要革命回忆录或资料。

我们恳切希望各地老干部、老党员、老红军战士踊跃投稿，给我们以大力支持；也殷切希望文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其他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热忱地帮助老同志整理革命回忆录，并利用各种机会，调查访问，搜集资料，编写烈士传略和其他革命史料，共同努力把丛刊办好。

一九八〇年一月

目 录

伟大的会师·····	何长工(1)
陈毅同志寻找湘赣游击队·····	傅云飞(11)
难忘的战斗历程·····	卢文新(26)
艰苦的三年游击战斗生活·····	孔峭帆(45)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二、三事·····	方福钦(54)
参加毕占云部队起义的点滴回忆·····	黄连秋(61)
大革命失败后的酃县斗争·····	周 里(68)
汤家岭遇险·····	谢竹峰(74)
给红军带路小忆·····	李 文(79)
平民夜校·····	张平凯(83)
“八月失败”的经过·····	杜修经(86)
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	贺 龙(92)
洪湖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许光达(107)
洪家关聚义·····	谷志标(116)
石门南乡的起义·····	袁任远(125)
洞庭湖畔四十天·····	张树芝(134)
红色的“神兵”·····	廖汉生(142)
华容暴动前后·····	朱绍清(145)
开路先锋·····	黄少庭(156)
桃子溪战斗·····	向渊泉 陆德炎(161)

在红军连队当卫生员的时候.....	李 林(164)
一碗狗肉汤.....	余清泉(169)
屹立的青松——忆王凌波同志.....	许涤新(173)
和王凌波同志在狱中的日子里.....	王公道(183)
忆冯杏娥同志.....	余 伟(192)
后 记.....	(205)

伟大的会师

何长工

—

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同志将部队带上井冈山，创立了革命根据地。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到长沙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写了一篇详细的文字报告。当时，省委指示我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辗转来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由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下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的是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雾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

铁鞋找不到，却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会了账，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我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四十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象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漆黑的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地到达了犁铺头。

我被自己部队的哨兵一个关卡、一个阵地转送到朱德同志的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两肩披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青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见了蔡协民同志，不由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我们在湘西和洞庭湖一起作过秘密工作，处得很熟。蔡协民同志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经他的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王尔琢同志。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象马克思。”蔡协民说：“王尔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和他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却显得那么协调。蔡协民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地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接着，又介绍了身旁的陈毅同志。

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他接着详细地询问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能不能屯兵？群众多不多？……谈话中，不断有人来找他，

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看样子将会有什么行动。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同志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笑笑，后来就叫陈毅同志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同志给了我一封介绍信，是给曲江县委的，同时给了我三十块毫洋。陈毅同志说：“路很远，多给他几块钱嘛。”朱德同志笑着说：“我也是干人儿呀！”临走时，朱德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一路上，地方党的同志会帮助你的。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二

我回井冈山不久，就听到湘南暴动的消息。湘粤两省敌人，立刻出动“会剿”。湘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衡阳，粤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曲江，沿粤汉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逼暴动总指挥部所在地郴州。江西的敌人也出动了，牵制我们井冈山工农红军的行动。

这时，突然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委任毛泽东同志为师长，并命令他将部队带出井冈山根据地，向湘南行动，支援湘南暴动。部队立刻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结，毛泽东同志在宣布担任师长职务后，对大家说：“兵旅之事，未之学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以后就兵分两路：毛泽东同志带着三十一团作为左翼，楔入桂东、汝城之间；命令三十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

三十二团是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约有二千人，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打过几次小胜仗，但还没有远出作战过。大家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后，情绪很高。开到资兴附近时，碰到一支

队伍，拿的都是土枪、梭镖，约有一营左右。一问，才知道是朱德同志部下的第七师，都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负责人叫邓允庭。我们会合后，开了个干部会，研究了当前的敌情：湘敌何键的队伍，在衡阳集结未动，可能因为湘东我军活动频繁，不敢轻易南下。我们便决定继续南进，将北犯的粤军，阻挡在徕岭山脉，不使他们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掩护朱德同志撤退。会上又决定七师归我们统一指挥。

我们连夜经旧县，渡滁水，在滁口碰上了范石生的十六军。大家吃了一惊，滁口离郴州不过一百多里，我们再迟一步不就很危险吗？敌人也刚到滁口，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围住了。那时井冈山的部队，虽然一式灰军装，还算整齐，但手中的枪却都不大好，尤其是没有重武器；七师的同志连军装也没有。敌人大概有点瞧不起我们，打得很顽强，一边打一边很快地修起工事来。我们日夜攻打，打了两天，敌人终于软下来了。当我们发动总攻击时，敌人哗地垮下来，立刻向南撤退。我们跟踪追击，直追到接近文明司的地方，突然，正面出现了敌人的主力，朝我们压过来，我们只好立刻撤退。

摆脱了敌范石生部队的追击以后，我们就退到资兴。这时，探听到何键的部队也已经出动，直迫郴州。便写了一封信，插上鸡毛，交由党的交通组织连夜快马传送到郴州，通知朱德同志迅速撤出。谁知在资兴附近却突然碰到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暴动的农民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由郴州退到这儿来。我们急忙问他：“朱德同志呢？”陈毅同志说：“他还在郴州，不久可能带着主力部队，向东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我们计算了一下日期：陈毅同志从郴州撤出时，正是我们打滁口的时候。

这时，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

西的马桥一带。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阻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同志及湘南特委书记杨载福等同志，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谁知，一开会，杨载福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回到衡阳去。杨载福推一推眼镜框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地区。”那位高个子漂亮的席克思，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掠了掠他的西装头，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机关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当时，我对于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警惕到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分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又是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指挥地方党的。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

他们根本不理睬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发了。陈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回来的时候，陈毅同志和我并马缓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不幸的预感，无能为力的自疚，在我们心头起伏。

后来听说，他们果然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通给敌人抓住惨遭杀害了！一个党和团的特委机关，就这样给敌人一网打尽了，真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回忆起这一批革命同志的牺牲，犹有余痛，追悔莫及。这虽然怪他们太不理智，对当时阶级敌人的白色恐怖政策认识不足，但我当时也太幼稚，缺乏说服力，未能制止住这种错误的行为。如果我们采取强硬的态度，迫使他们留下

来，这种人为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后来我们同陈毅同志及七师部队，就向井冈山撤退了。这时，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三十一团，也正由汝城向酃县撤退中。

三

快接近酃县的沔渡时，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朱德同志的队伍已经到了沔渡了！”大家一听说，都高兴得加快脚步，飞速赶去。进街后，果然看见一些军人在来往，他们有的穿军衣，大部分都穿的便衣，颜色有黑的有灰的，帽子也不一致，但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神气得很。

我随着陈毅同志、七师师长邓允庭同志，以及几个县委书记，一齐来到朱德同志的屋里。他穿着一身不大整洁的灰军装，绑腿却还是打得那么结实，脸色比在犁铺头的时候黑得多了。他笑呵呵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问他：“这次没有受损失吧？”他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得没有理发，胡子长得很盛了。家务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大了，干部也充实了。”我说：“我们拚命向南打，想不到你撤得这么利索。”朱德同志笑眯眯地说：“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的撤退。”接着他又问：“毛泽东同志在哪里？”我报告说：“他担任后卫，大约还得三四天才到。”

我们陪朱德同志吃了饭。饭后，我告辞说：“我先回宁冈，准备一下房子和给养。还要动员群众热烈欢迎你们呢！你还有什么指示？”

朱德同志和蔼地说：“你们是主人，你们咋个料理都行。”

第七师归队了，陈毅同志也留下在朱德同志身边。我们三十二团回到耒市，将队伍布置在东边，向江西警戒，然后将宁冈附近的后方单位动员起来，分头作筹备工作。

回到耒市两天，朱德同志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住在耒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过了三天，毛泽东同志带三十一团回来了；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毛泽东同志一到耒市，我们便向他汇报了情况，并且说：“朱德同志就住在前面小庄子里，他在等你回来。”毛泽东同志一听，就站起身来对屋里的干部们说：“你们不要走，一同去见朱德同志吧。”

这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的一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象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跟在毛泽东同志的身后，轻快地走着，许多美丽的思想在我脑中萦回。我想着：今天，两支革命武装会师了！今天，是一个起点，我们的革命将要获得更加巨大的胜利，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壮大，革命的浪潮，将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将来，我们会以怎样眷恋的心情，几千百次地回忆今天呢！我郑重地看着这清秀的河山，看着每一棵树，每一座房屋，看着前面的高大稳重的毛泽东同志的背影，好象要把这一切深深地烙印在心里。

朱德同志听说我们来了，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近村边时，朱德同志抢前几步，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他们自己道了姓名，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那么热烈，那么深情。我们都感动地站在旁边，笑着，看着他俩。

我们心中都有一句共同的话，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来。

进到屋里后，毛泽东同志把我们介绍给朱德同志，朱德同志也将他周围的干部，给毛泽东同志作了介绍。

毛泽东同志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到你！”

朱德同志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同志热情地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这是个群众问题。”说着，转过身对我说：“何长工同志，你负责准备一下吧。”他详细地指示了该准备些什么，最后特别强调地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

等他指示完毕，我们几个跟他来的同志就告辞出来，让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可以安静地商谈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一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朱德同志带来的战士们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到处是一片朗朗的笑声。

四

山清水秀的蓉市，今天更加美丽可爱，山茶花更红，菜花更黄，溪水更青，秧田更绿。在蓉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的云霞似的红旗簇拥着。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板，插满主席台两旁。

一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十点钟，离这二十里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一万多，群众

也不比部队少，仿佛一个旗海，歌声、笑声、讲话声，汇成喧闹的浪潮。

十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商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我担任大会的司仪，便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从树顶直挂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好久才停止。接着，排列在主席台前的成百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远近的山峰都传来回音，这就是我们威武的战斗的声音！

军乐奏完，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讲话了，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今天来开大会庆祝两个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接着他宣布：“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

朱德同志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是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新高潮，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消灭他们呢！这次从湘南退却，不是失败，而是胜利，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依托，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他的话刚结束，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同志从主席团席位上走出来讲话了。他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到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革命的思想，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

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真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

王尔琢同志讲了一番军民关系的问题后，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都满腔热情地祝贺新成立的红四军，在将来跟反动派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根据地能顺利地发展和巩固。

会师以后，井冈山地区红军的声势更加浩大，革命的人民都向往着井冈山，长沙的学生、安源煤矿工人、醴陵的农民……大批地向井冈山集中，连蒋介石的军队也成营、成连地拖着枪来投奔红军。

井冈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最坚实的堡垒。

陈毅同志寻找湘赣游击队

傅云飞

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协议之后，陈毅同志肩负着党中央、毛主席赋予的使命，专程去湘赣边苏区寻找游击队。

湘赣边区游击队，是继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由部分红军干部、战士和边区地方武装组织起来的一支战斗队伍，是中共湘赣省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省委书记谭余保同志兼任湘赣边区游击支队司令部政委。这支部队，在被敌人分割多处，力量分散，联系困难，粮食、弹药、医药缺乏，与上级失去联系，敌我力量悬殊等情况下，顽强地担负着坚持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和掩护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任务。他们创造性地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进行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巧妙地打击了敌人，富有与反革命军队、地主恶霸和叛徒作斗争的经验。他们警惕性高，战斗力强，威震湘赣边界。

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天，上午十一点钟的样子，陈毅同志大步向永新县高坑联保处走来了。当时，我担任中共湘赣省委驻九陇山工作组组长，负责游击队与外界的秘密联络工作。这天，我带领谭发达等两名战士，从路江兑款（从被“吊羊”的地主家里取回应承的款子）回来。我们三人都是布扣便衣，每人腰上插一把柴刀，系一个水瓢，各扛一条扁担，一色赤脚草鞋，完全是山